

多元化的全球華文書寫： 台灣文學國際化的結構

文／王潤華 詩人、元智大學國際語言文化中心主任

台灣文學的世界性，是一場很典範的文化藝術構成的軟權力（soft power）與影響力展示。早在網絡社會之崛起之前1960年代，台灣文學已開始建構沒有地域界限的文學網絡領域，這是驚人的流動空間的新觀念。那時候的建構系統，不是資訊科技的互聯網，而是自由的刊物與自由的生活。進入資訊社會，可以用來詮釋台灣多元文化所建構的世界華文文學的新地圖更迅速的擴大。全球各地方的文學在台灣被整合起來，百家爭鳴。

原來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學建立在固定的地方上，空間是以土地為基礎。網絡領域是沒有地域界限的，依賴流動的空間，它向地方空間挑戰。流動空間挑戰地方空間，導致區域的權利與政治、生產與消費、資訊與傳播的分開。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在其《網絡社會之崛起》的結論是，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之間的關係，構成同時並存的全球化與地域化之間的關係。人民依然生活在地方裡，但社會功能與權力在流動的空間組織形成，其結構邏輯改變地方的意義。

開始這是海納百川的文學的自由，不是資訊科技，建構了台灣文學的互聯網，改變了台灣文學的空間結構。早在網絡社會之崛起之前1960年代，台灣文學已開始建構沒有地域界限的文學網絡領域，這是驚人的流動空間的新觀念。那時候的建構系統，不是資訊科技的互聯網，而是自由的刊物與自由的生活。以《自由中國》雜誌（1949~1960）、《文學雜誌》（1956~1960）、為例，它們延續五四以來的文學各種傳統，可以聽到的文學異議聲響。即使在1950年代開始，全世界的華文作家，包括大陸的吳興華（梁文星）、香港的林以亮、美國的盧飛白，都在台灣找到發聲的刊物。到了1960年代以

後，以1960年創刊的《現代文學》為例，新一代作家，像劉紹銘、戴天、葉維廉，不但是創社成員，也是作者。接下來，台灣文壇不但培育與啟發世界各個角落的作家，也發表與出版他們的作品。最能說服人的例子，就是菲律賓、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各國及港澳的作家，很多都因為留學台灣或在台灣發表與出版而發展成為著名作家。嚴歌苓、黎紫書從來沒有在台灣長期住過，但他們在台灣擁有作家身分證，就像張愛玲，雖然只有在花蓮作客幾天，始終在台灣的文學史擁有戶籍。嚴歌苓從大陸到美國定居，在美國寫作，作品在台灣發表與出版，黎紫書在馬來西亞居住與寫作，作品在世界各地被閱讀與注意。

台灣文學也將從台灣移民到世界各地的作家通過提供發表與出版，以互聯網式的刊物將他們連結起來。北美的聶華苓、白先勇、東方白與其他的許許多多的作家，還有歐洲、南美洲、大洋洲的作家，都是如此。在生活的地理上，他們移民到台灣以外的地方，但文學創作上，並沒有離開台灣文壇。

過去台灣文學寫作延伸到地緣台灣之外，將世界整體成為書寫的世界。任何土地與人的生活，都在台灣的文學探索的視野之內。台灣文學以不同的

話語進行探索至今不為人所知的、未發現的事物。台灣文學之所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因為它永遠對被遺忘的存在進行探索，發現了台灣本土及域外種種不同的面向。台灣文學通過不同的社會與文化的話語，把華文文學的想像與語言藝術展現無限的張力。譬如，因為有了曾焰，台灣文學開拓了金三角的書寫，那里鴉片煙霧中的華人，泰國人、苗人仍然生活在魔幻的神話世界裡。有了李永平，台灣文學探索了無人知曉的沙撈越原居民與華人感情的秘密生活。大馬的作家冰谷，後來去了南太平洋的索羅門群島，他本來與台灣毫無關係，因為作家會議與出版與台灣連結起來，被世人所遺忘的索羅門的秘密生活的著作也成為台灣文學部分。即使一些不是華人，美國的葛浩文、德國的馬漢茂、韓國的許世旭等都在這個沒有邊界的台灣文學上寫作。

以上這種文學網絡社會的空間，進入資訊社會，就變得更快捷，可以用來詮釋台灣多元文化所建構的世界華文文學的新地圖更迅速的擴大。全球各地方的文學在台灣被整合起來，百家爭鳴。這些流動的空間文學，可稱為華語（漢語）語系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或海外華文文學，他們構成中國大陸以外，地域範圍、作家人口巨大的華文作家群。這些華文作家，無論在那裡寫作，無論他原來是什麼國籍，在那裏寫作，都出現在台灣文學的版圖上。以前痙弦、高信疆擔任副刊或文學刊物主編所創立的格局與世界性的視野與胸懷，成為永遠的典範。如痙弦編選，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詩歌卷為例，除了收錄東南亞各地區優越作家的作品，也把世界各地「第四個文壇」

（歐美華人詩壇）優秀詩歌，如美國白馬社的詩人作品選了很多。這種國際視野與胸懷，建立了台灣文學的世界性的典範。

台灣文學的世界性，是一場很典範的文化藝術構成的軟權力（soft power）與影響力展示。台灣文學在一九五〇年代以來，逐漸成為東南亞與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文學生產轉化的媒介，最後還成為轉化大陸文學的新動力。因為它的多元性與國際性，以國際化建國的新加坡的中學華文課本中的台灣文學，可作為一個例子說明台灣文學的軟權力之影響。二〇〇三年以後編輯出版的中學華文課本中，收錄台灣文學作品10篇，大陸15篇，等於大陸五四以來的作品的三分之二。這是驚人的數目字，主要原因就是台灣文學中所呈現的多元的國際性的語言、藝術技巧與文化內涵。

台灣文學的多元性，還有其他更深層的國際性的結構，這裡因篇幅無法討論。譬如從世界文學的接受來衡量也是其中重要的國際性。世界各國的非華語的，優越創新的文學作品，非常迅速的引進台灣，翻譯成為中文，然後進入作家的血液裏，化成台灣文學的傳統，所以我們所說台灣的地理版圖雖小，文學的多元性、複雜性，遠遠超越大陸。我非常驚訝，比如今年（2010）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作家秘魯的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在華語作者群，算是比較陌生的作家，但聯經出版社已出版過他的三本中文翻譯《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以及《城市與狗》，1989年前後曾三度來台訪問。可見台灣與國際文學相互流動之迅速與密切。☒